

萬里烽烟入越南(四)

歐陽明

虎落平陽看人顏色

抵達蒙陽的那天，是十二月十六日，過了海港又被很細密的搜查一次，連刮面刀、電筒、剪子、通通被拿去，鋼筆和金錢，也被沒收的，法國人真是不講道理，令人可恨，我好在什麼也沒有，倒還省了許多麻煩。

蒙陽原是越北一個很有規模的煤礦廠，房屋很多商業繁盛，有高空電車通到宮門，第二次大戰中，日軍於登陸宮門前，曾對蒙陽施以狂炸，各項設備全被摧毀，剩下來都是破瓦頹垣，久為狐鼠所踞，因為時間有好幾年了，遍地荆棘叢生，荒涼滿目，誰也想不到這裏過去曾經是一個熱鬧的處所，唯一留下耐人尋味的痕跡，就是那高空電車的架子，仍宛然在目，完好如故。

先到蒙陽的部隊，已在平地上用油布毯子到處搭起帳篷，以避風雨。我們後來的，只有向蔓草叢中自尋住處，這已回復到原始人類的的生活，樹底下面，牆基下面，凡是可以利用的地形地物，都利用到了，有的甚至鑽在破屋脚下的小洞裏，像動物多眠似的蜷伏着，天公好像故意捉弄人

，偏是不斷地下着毛毛雨，以增加我們的劫難。

最感困難的，第一是飲水問題，這裏水井都被炸平了，法國人臨時由宮門用汽車運水接濟，不够分配，最初幾天，不講洗臉，連刷牙的水也不容易找到，有幾頓飯都是用海水煮的，那種苦澀的味道，真不好受，第二是廁所問題，三萬多人，擠在一個不到兩方里的地方，四面都有警戒，在這小圈圈內要想找個僻靜處所便溺，實不可能，最慘的要算女人，帶了傘的，還可用傘遮蓋，遮蓋，沒有帶傘的，只好紅着臉不顧一切了，臭氣薰蒸，那更不在話下。

我和張師長及師部幾個高級人員，利用一棟破房的牆壁，搭了一間臨時茅棚，地下用火烤乾，墊上茅草和毯子，仍然濕氣很重，下雨時，水點從茅簷一滴一滴的溜到臉上，往下縮時，腳又露在棚外，滿腳是水，更不可耐。

喫飯的困難更多了，沒有碗，用把缸，沒有筷子，找樹枝茅桿，又尋了一塊兩尺見方的三合土的石板，做個桌面，搬了幾塊破磚，充作櫈子，這種設備，說起來真是笑人，但在當時，算是最舒適的享受，許多人前來參觀之後，表示非常

艷羨。

赴台無期荒野安身

起初幾天，傳說台灣派船來接，滿以為暫住蒙陽候船，再苦也有個期限，後來一天一天拖下去，知道法方已是食言背約，準備以蒙陽做集中營，把我們長期拘禁起來，回國的希望，已經幻滅，大家異常憤恨懊惱，早知如此，不如在大陸和共匪拚了，尚還痛快，但這時追悔已來不及了。

既經明瞭這是長期的居留，就得暫作長期居留的打算，以靜候國際的變化，於是着手劃定地區，自建營房。因為沒有工具，折樹枝、拔草茅全憑雙手，每個弟兄的手，都被刺得龜裂不堪，深感痛苦，忽然有一位戰士在廢墟中找到一塊鐵片，經過一番錘磨，居然變成刀子，可以砍樹割草，這是一項很大的發明，大家羣相仿效，好在電線架上，鐵片甚多，予取予求，法國人也不加干涉，於是大家都在造刀，叮噹之聲，晝夜不停，有了刀子，造房問題，已經解決了一半，其餘一半，就是鐵絲，那來許多鐵絲呢？方法又被想出來了，山上的野藤，取之不盡，用之不竭，雖

然不及鐵絲堅牢，却也可以合用。

在一個月的當中，不分晴雨，漫山遍野，都是伐木丁丁之聲，路上扛竹子和木料的絡繹不絕，官兵們全都是面黃肌瘦，憔悴堪憐，一方面是水土不服，一方面是營養不良，每天每人一碗米，連喫稀飯都不够，何況做苦工的人，消化既快，更覺難挨，加以憂國思家，前途茫茫，精神益感苦悶，就是鐵漢也將感覺不支，但命運既經註定如此，大家只有咬牙忍受。

蒙陽地形狹長，東南小山綿亘，西北則海港繞流，中間是一片長約二里，寬不及半里的平地。海港的對岸，也是幾座小山，所以整個蒙陽，都是被山崗環繞着。營房建在平地的多，但也有一小部建在山上，經過一個多月的時間，弟兄們千辛萬苦發揮了雙手萬能的功效，終於把營房造起來，每一個單位，都有集合場，操場及各種運動器械的設置，並且各就自己範圍，編有籬笆，以示區別，門口都建有牌樓，爭奇鬥勝，花樣百出，一時像「臥薪嘗膽」「堅苦卓絕」等警語的匾額，和「着手創成新世界，從頭收拾舊山河，勵志期復國，耐心等待反攻」的聯語，琳瑯滿目，景象為之一新。法國駐越總司令嘉班節將軍和駐越高級專員比容，都曾先後，親來視察，對於我們這種苦幹的精神，深表讚譽。

三次大火茅棚成灰

因地境太狹，千多棟茅棚，鱗次櫛比的排列着，雖然中間留有幾條馬路，望去好似都市一樣，可是有項缺點，如果發生火警，這些竹編草蓋

的房屋，最容易着火，勢將到處蔓延，無法挽救，因此大家都提高警覺，注意消防，每一單位都有消防隊的編組。并有短梯長鉤等消防用具的設備。

災星終於降臨了，在相距不到半月的光景，接連發生了三次大火，全部營房，燒了十之七八，當發生火警的時候，大家都盡力的撲救，一面滅火，一面拆火巷，但火勢猛烈，真如風捲殘雲一樣，不消片刻，即成焦土，有的連行李也未搶出，遇到這種災難，正所謂「屋漏偏遭連夜雨，行船又遇打頭風」除了嘆氣，別無話說。

失火的原因，都是因為炸油而起，法國人發給我們的食油，全是椰子油，這種椰子油，氣味極重，如果不多炸多煉，委實難喫，炸煉之時，稍一不慎，沾上一點水分，便起火了。茅棚本身低矮，茅草又易燃燒，因此防不勝防，向法方請求換發他種食油，却又未得結果。

人總是要求生存的，不管如何艱苦，在生命未終結以前，不能不奮鬥以圖存，我們決不灰心，決不氣餒，從新再創造，在大家一致的呼聲，一致的動員下，不到一個星期，更好更新的營房，又屹立在我們的眼前了。

物資苦缺人事雜亂

初到蒙陽的時候，每個人的身邊，多少都還有幾文，一塊銀洋，只能買到三個粽子，或一根甘蔗，而香煙更是奇貨可居，頂蹩腳的法國香煙，也是一塊錢一包，但大家爭着買，只愁無貨，因此許多難民冒着危險，爬山越嶺，避過法兵的

視線，到距離蒙陽十里路的宮門，偷偷地購買各種食物用品，回到營區兜售，利市十倍，做了幾轉，本錢愈多，遂擺設地攤，有些部隊的官兵，看得眼紅，也就做起生意來。於是到處都是地攤，甚至有開設咖啡店的，五光十色，亂七八糟，另一方面，那些有閒階級，既不做工，又復有錢，閒極無聊，竟大賭起來，劈拍之聲，通宵達旦，有的甚至揮一僻靜地方，出資另建茅棚，以為賭窟，「商女不知亡國恨」，真可為這班人寫照了。後來攤販經一再取締，並由宮門方面的華僑在營區設立「供應社」兩處，才漸漸地減少下來，至於賭風，也因好些人的錢慢慢光了，自然趨于消沉。在最初的兩個月當中，實在是混亂極了，除某部外，幾乎一切沒有人管，也不能管，大有人人稱帝，個個稱王的氣概。

在來越這幾萬人中間，雖然以軍人為最多，但其他各色各樣的人，也並不少。以機關而論，有中央各院部會的，有華中長官公署的，有第一第十第十一三個兵團部的，有湖南廣西兩個省政府，以階級而論，武官自准尉以至中將，文官自委任以至特任，無不具備，以地域而論，中國各省的人都有，以職業而論，農工商學，四民俱全，俗話說「三十六行除了熬糖」，我恐怕連熬糖的也有在內，以教育程度而論，有留洋的博士生，有大學畢業生，有高初中畢業生，有小學畢業生，也有一字不識的老粗；以年齡而論，有七十以上的老人，也有纔出生幾天的嬰孩；以性別而論，當然男女都有，女子之中有摩登太太小姐，有鄉村姑娘。有小脚老太婆，還有賣笑為生的妓

女，總括一句話，整個營區內，各種典型的人物都有，真是包羅萬象，洋洋大觀，並且國內所有的壞習氣，像貪污腐化，勾心鬥角，自私自利，造謠傾軋，頹唐紊亂，不講衛生等等，都全部帶來，絕沒有因為跑了幾千里路，而稍有損失，既已帶來，那管環境怎樣？仍然一一上演，就是一人一碗米，也還有人從中打主意呢？

再說營區內最初因缺乏醫藥衛生設備，官兵因病死亡，固是司空見慣，但槍殺案，姦殺案，也會發生，另外還有被蛇咬死的，被山崩踢死的，被河豚魚毒死的，喫稀飯燙死的，跳海自殺的，算得是無奇不有，聞所未聞。

從大陸逃來越南的人，論理在政治思想上應該是一致的，但事實不然，各黨各派各系，姑且不說，連共產匪黨，也有暗中組織，潛伏活動，情形的複雜，出於想像之外，幾乎可以說是中國的縮影了。

上述情形，是初到蒙陽一兩月內的現象，也是入越後最黑暗的時期，在這時期內，大家似乎都失去了信心，失去了希望，全憑命運去擺佈。

張師長提整編方案

不久之後，有些人終於覺悟了，如何挽救這種悲慘的命運？只有靠自己的振作，一念之轉，營區的局面改觀了，這改變的關鍵，應歸功於張用斌先生，他是陸軍第十師的師長，在所有來越各部中，只有他這個師建制完整，人數最多，一三千七百餘人——他看到營區內這些光怪陸離的狀況，感慨萬端，照這樣的頹唐消沉下去，未

來的遭際，只有愈痛苦，愈悲慘，但是部份複雜又沒權力來管理，只好先從自己部隊作起，樹立榜樣，藉以轉移風氣，凡營舍建築，環境衛生，教育設備，訓練、政治工作，一切都有計劃的按部就班，實施起來。早晚軍歌之聲洋洋盈耳，呈現着一種有朝氣有活力的新氣象，又常召集該師幹部，研究各項問題，檢討過去失敗因素，及今後改進方法，對幹部所供意見，盡量採納，逐漸推行，他的兩條腿子，特別勤快，每天到各部考察幾次，隨時指點，隨時糾正，進步很速，這樣一來，旁的部隊，自慚形穢，也慢慢地向該師仿效，無形中起了核心領導的作用。隨後他又向黃司令官提供了很多的建議，最重要的一案，是整編國軍，黃司令官悉予嘉納，留越國軍總算步向光明的途程。

設管訓處漸上軌道。

入越的兵團司令官，除黃杰將軍外，還有魯道源將軍，魯的部隊只有數百人，向法方假道回台的也是黃司令官，所以事實上入越的部隊，只有黃司令官才能統馭，在最初一個階段，因為法方食言，黃司令官很愾氣，不免流於消極，住在宮門，不肯管事，後來看到留越的時間，不會很短，任令各部長期混亂下去，當然不是辦法，因此於三十九年二月×日在蒙陽召開了一個編整會議，參加的有第十一兵團司令官魯道源，第一兵團副司令官王天鳴，湖南省保安副總司令蔣伏生，第一兵團司令部參謀長何竹本，副參謀長范湖第十四軍軍長成剛，九十七軍軍長蔣當翊，第×

×軍軍長張湘澤，第××軍軍長譚何易，第十師師長張用斌，第六十三師師長李精一，第××師師長王佐文，及突擊第五總隊長謝智等，當經推舉蔣副總司令伏生為留越國軍整編委員會主任委員，負責整編。把蒙陽與來姆法蘭——由鎮南關方面進入越南之部隊，時間較蒙陽方面者略遲幾天——兩地全部國軍，共編為十個總隊，總隊之上，設立兩個管訓處負責管訓。凡住在蒙陽區者，劃歸第一管訓處，住在來姆法蘭區者，劃歸第二管訓處，遴選第十師師長張用斌第××師師長王佐文分任兩處處長，復將各部無職軍官數千人成立預幹班，另編警衛大隊一個，所有難民，則編為義民大隊，由兵團部直轄管理。編後黃司令官并分別訓話，諄諄囑勉從此一切漸上軌道，混亂現象，告一段落。

在進行整編當中，圖謀管訓處長和總隊長職務的，頗不乏人，並且還鬧了一場小小的風波，但黃司令官以很堅決的意志，本為事擇人的原則，破除一切情感作了如上的措施，這在入越後可算是一件最大的成就。

出版·演戲調劑精神

部隊經過整編以後感情漸漸融洽，打架的風氣，也逐漸減少，地攤則除義民大隊及少數特定地區外，已經絕跡。這時壁報頂風行了，首先是兵團部青年工作團出了一種「怒吼」，篇幅很小，跟着第二管訓處政工組出了一種「力行」，是用四張報紙接成的，規模很大，編排也較新穎，博得觀眾的好評。繼續出刊的有「新風」「新聲」

「豫風」「怒潮」等等，內容雖繁簡不一，但各其風格，各有所長，除報導簡要新聞外，大都為反共論文及詩歌漫畫之類，為營區的文化工作，顯露了一線的曙光。每當壁報貼出的時候，官兵均欲先窺為快，擁擠的情形，幾與電影院前爭購影票相彷彿。

因處在這周圍不到三里的範圍內，沒有報看，沒有書讀，整天工作着，不但感到疲勞，更感煩悶，恰逢農曆春節到了，大家羈囚異域，初逢佳節，喫着鹹魚，喝着稀飯，回想過去在家鄉的熱鬧溫暖，心中萬分難過，爲了打破這種淒涼的境況，於是有許多官兵，就發動鬧花燈了。在春節那幾天，高蹺、龍燈、獅子、彩船、故事，到處遊行，晚上平劇，話劇，梆子、墜子，色色俱全，鬧成一片。拿洋油桶當鼓打，臉盆當鑼敲，被蓋面子當幕布，紅紙當胭脂，其他衣帽道具，概係用紙做成，劇台兩旁，用三脚架支着臉盆，內注椰油點燈，雖然情況顯得十分寒酸，但在此枯寂的環境之中，慰情聊勝於無。觀看的人，擠得水洩不通，興緻甚濃，語云：「人上一百，形形色色」，況乎幾萬人的大團體，真是各種人才都有，表演出來，總有一套，掌聲笑聲和鼓樂聲織成了交響曲，大家暫時忘記了疲勞，驅走了煩悶，這正合了一句俗話「黃柏樹下彈琴，苦中作樂」了。

鬧過春節，營區又恢復了平靜的生活，張處長想起了連年戡亂殉難的將士，不禁有感於中，特籌備了一個追悼大會，以奠祭各役陣亡烈士的英靈。

那天天氣晴朗，上午九時，在第二總隊集合場舉行追悼，儀式簡單而肅穆，花園輓聯，陳列滿場，祭台正中，設有熊故軍長綏春一前十四軍軍長於徐蚌會戰陣亡以下陣亡烈士官兵靈位，左右分懸成軍長張師長所贈輓聯。成聯云：「異域賦招魂，怕聽胡笳思勇士，今年當復國，誓除赤賊慰英靈。」張聯云：「狼煙遍地，赤燄滿天，舉目望中原，不堪回首；浩氣如虹，精忠貫日，招魂留異域，倍極傷心！」這幅極爲悽愴悲涼的鏡頭，從這兩付對聯中中可以表現無遺了。

在追悼會後，張師長接着又發動了一次對傷患官兵的慰問，款項是由政工組捐募來的，每個傷患官兵，發給球鞋一雙，糖菓一包，毛巾一條，牛奶一瓶，并發動營區內小姐太太們前往分送，由政工隊員唱慰問歌一闕，歌詞悽惻，聽者無不感激流涕！

注視國際局勢發展

「國破家何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這是杜少陵感時的詩句。我們住在蒙陽，每當相偕散步山崗或海濱的時候，舉目四望，碧野春濃，確能體味到上項詩句的意境，唯一的希望，在企盼國際形勢的好轉。這時營區已由華僑贈送幾份剛峯日報、太平洋日報，隔三五天可以看到一次，因此對於國際政治及台灣大陸各方面的消息，都能知道一個大概，並摘發簡報，張貼通衢，每次簡報貼出時，官兵都擠着爭看，一有好的新聞，莫不喜形於色，互相轉告。的確我們未來的命運，與國際形勢有着密切的關係。

蘇俄赤色帝國主義者的野心，是想征服全世界，這在民主國家一方面，未嘗不明白，無如各利害關係，重視現實，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損失慘重，元氣未復，國防準備，都甚鬆弛，總想拖延時日，得過且過，因此，在行動上未能完全一致，真的民主陣綫，此刻可說是並沒有形成，而蘇俄方面，既想發動侵略，在軍事上的準備，自較民主國家爲充分，並且它的一貫的方法是利用附庸國家的力量，作爲侵略的資本，進一步更以滲透分化的方式，擾亂民主國家的陣腳，用意非常陰險，自從中共匪幫在中國大陸得勢以後，如虎添翼，氣焰更高，在聯合國中運用否決權，一再搗亂，各國瞠目結舌，莫如之何，再三退讓，以求避免衝突，消弭戰禍。

但是單就政治的觀點來說，民主主義與極權主義，始終沒有合作的可能，任憑如何忍讓，根本問題永遠存在，得不到解決的途徑，最後只有一拼，我們看到最近英美艦隊在南中國海的聯合演習，美艦拳師號的訪問越南，英在東南亞召開曼谷會議，美無任所大史吉思普僕僕風塵，到處活動，以及東西德形勢的緊張，美機在波羅的海的被蘇擊落，整個世界，沒有那一處不是在冷戰，也沒有那一處不瀰漫着火藥的氣息，真是盤馬彎弓，如箭在弦，有一觸即發之勢。

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戰一旦爆發，我們反攻復國的時機就到了，我國民政府，尚擁有近百萬的海陸空軍，是遠東反共的先鋒隊，民主陣營，對於這種力量，決不會漠視，到時候，自會加以援助，這一點我們大家都有堅強的信心。

蔣公復職軍心大振

在這期間裏，有兩件大事發生，一件使得我們切齒痛憤，一件使得我們非常高興，前一件是史毛協定的簽訂，後一件是 總統在台的復職。

本年二月間，毛匪澤東跑到莫斯科爲他的主子史達林祝壽，一連逗留了兩個多月，當時一般人的推測，毛賊在躊躇滿志之餘，一方面是到克里姆林宮表功，一方面必有一極大的陰謀蘊藏着，也就是說他除了去表功之外還得向史達林請示，如何消滅台灣及對東南亞進一步的作爲，果然真相漸漸揭露，所謂「史毛協定」簽訂成功了。這個協定的內容，有四個字可以概括，就是「喪權賣國」，毛賊爲了討好主子，不惜把中國的主權土地人民，一概奉送，這一協定的結果，國內人民正鬧飢餓的時候，大批糧食運往蘇聯去了，蘇俄的軍隊，由東北而西北，而進駐東南了，老毛子佈滿要津，高視闊步，到處蹂躪同胞，毫無忌憚了，總之今日的中國，在毛匪澤東「一面倒」的政策之下，已經變了蘇俄的附庸，一切聽其支配，所謂「人民政府」不過傀儡而已。毛賊的地位，恐怕較之石敬瑭、劉豫、張邦昌那些兒皇帝還要遜一籌吧？嗚呼，喪心病狂，一至於此，寧不痛心？！

總統在台復職，這是國軍入越後第一件興奮的消息，他爲陷在鐵幕內的同胞，帶來了希望，也爲國家民族，帶來了光明的前途。

溯自徐蚌會戰以後，國軍精銳，損失殆盡，大局急轉直下，如果當時黨內能够團結一致，則

西北西南和東南的部隊，當達數百萬，本可固守長江，偏安一隅，徐圖進取，乃大敵壓境，而禍生肘腋，野心家想因緣時會，竊據國柄，假和平的美名，作逼宮的事實。

總統當時的處境，除了引退以外，別無良法，乃自 總統引退後，中樞領導，驟失重心，和戰不決，民心軍心，益形渙散，遂致大局不可收拾，未及十月，大陸全部淪陷，中樞一遷廣州，再遷重慶，三遷成都，最後復遷台灣，一切保衛大陸計劃，皆成畫餅，幾百萬國軍，或降或潰，直如土崩瓦解，歷史上失敗之慘，未有前例。我們平情而論，總統在黨在國，均居領導地位，春秋責備賢者，國事弄到如斯田地，總統雖在退休期間，似亦不能完全辭責，而所有國民黨的黨員，以及文武官吏，均應分任其咎。今天國民黨的上層人物，如 總統高蹈遠引，當找不到第二個恰當的領導者，因此三月一日 總統在台復職的消息，傳到蒙陽，大家都歡欣得跳起來了。本來一個負責的政治家，遇到了艱危的局面，而藉故羈身海外，置國事於不顧，實不應該。在法理在事實 總統的復職，是天經地義，無可訾議。乃報上竟看到李代總統由美國發出一些奇怪的電訊，措詞既幼稚，又荒唐，讓這樣的人來担当國事，怎能不糟糕？怎能不失敗？

我們希望 總統復職以後，要以大刀闊斧的精神，掃除貪污，澄清政治，改造黨務，一切與民更始，樹立新的革命作風，庶可收攬人心，挽回危局，這是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絕續存亡的關鍵，一線生機，在此一舉，我們無限馨香祝禱中國

國民黨中興事業的成功。

南移富國島上居留

營區的一切，雖然較前大有進步，但因地居越北，時受越盟的騷擾和威脅，並有少數意志不堅定的官兵被其引誘，不斷發生逃亡的現象。法方感覺警戒不易，接濟亦復困難，遂有遷移駐地之決定，首先由第一管訓處各總隊中每隊抽調一個大隊合編爲一先遣總隊，派卜毅爲總隊長，成竹任指揮官，於三月間即乘船南下，當時究竟移駐何處？法方祕而不宣，於是謠言紛起，揣測百出，有的說是開往金蘭灣去做工的，有的說是開往西貢去修建機場的，有的說是開往富國島上準備拓荒的，也有說開往台灣的，甚至還有說是運到非洲去的，大家心理上泛起了一層疑雲，法方諱莫如深，無從探悉底蘊，前途和命運，又籠罩着陰鬱的暗影。半月後，先遣總隊由富國島寄回一些信件，報導該隊南移的經過及島上的情形，真象已經明白，謠言才漸漸地平息下來。

因爲法方船隻的噸位太小，數量太少，只能分批運載，每次多則一千五百人，少則僅載五六百人，須看船的大小，由法方事先通知，不准多乘一人，也不准少乘一人，呆板得很。上船之先，須經嚴密檢查，如果發現武器，那就麻煩不小。繼着先遣總隊之後第二三兩批，是運送第一總隊，每批須隔半月，依兵團部原定計劃。第一管訓處處部，是列在最末一批，後來司令官感覺南移部隊漸多，沒有一個健全的指揮機構，負責指導籌劃，必致放漫凌亂，因此變更原定計劃，把第

一管訓處處部，提前輸送，法方通知我們上船的時間，是四月十二日，因船未依時到達宮門，延遲了一天，十三日清晨，管訓處處部的人員，大家都忙着準備收拾行李，告別友好，移交房舍，上午十一時，才整隊向宮門出發，很多人，趕來送行，雖然是暫別，頗有依依不捨之意。回首蒙陽，數千棟鱗次櫛比的茅屋，也露出了慘白的顏色，好像感到我們的移動，會影響到他的前途的寂寞哩！

搭運煤船分批前往

從蒙陽到宮門，一路上都由法方佈有警戒，以防越盟的襲擊，午后三時許，我們即已抵達宮門，這是濱海的一個碼頭，華僑甚多，商業雖不十分繁盛，街市頗為整潔，有現代化運煤的設備，規模很大，因為運載我們的輪船，裝煤未完，在宮門住了一晚，我和幾位同事黃昏前向該處名勝龍王廟遊覽一番，並對當地民情風俗，略予探詢，是晚因無房屋可住，全部露營。第二天上午十時，才開始上船，經過嚴密檢查，幸未發生煩擾，這隻輪船名叫伊斯勃蘭號，已有六十多年的歷史，大概在七百噸以上，船主袁德曼，對待我們還算客氣，我們這一批共是七百人，大都有一個帆布床的舖位，每人每天開飯兩頓，發香蕉三個，飲水沐浴也還方便，我是第一次坐海輪，生怕暈船，事先就預備了八卦丹萬金油之類，以資救濟，幸喜一路風平浪靜，躺在舖上，沒有多大感覺。

這時正是農曆暮春的季节，連日天氣晴和，

憑欄遠眺，碧波浩渺，一望無垠，海風吹來，身心俱爽。大家爭看海鷗翻騰，飛魚逐浪，頗感奇異，其實除天空外，海算是最偉大了，在他的懷抱裏，生息的東西，無奇不有，我們所能看到的，真是渺滄海之一粟啊！幼時曾讀拜倫讚美大海的詩句，嫌其過於誇張，直到現在，方能體認真切，反覺其稱頌容有未盡。

海上觀日出，是一幅偉大的畫面，在晨光曦微中坐在船頭，遙望東方，一片金輝，映射天際，霎時間，滿天雲霧，蔚成霞彩，變幻離奇，莫可名狀。太陽由地平線露出半面的時候，紅光搖曳，宇宙頓覺清朗，這種情景，和我們日常所見，迥不相同，就是泰山觀日出，也未必一樣呢？我們在船上共住了六天六晚，有時看海景，有時下棋談天，也有時想到家鄉，想到今後的前途，不免憂從中來，但如果不是時局起這樣大的變化，又那有放洋的機會，從前我們連夢也沒有做過，誰會想到有出國的一天，現在既已如此，達觀一點，未嘗不是幸運呢？男兒四海為家，在

人生的歷程中，這總算是最有意義的一段。

為預防有意外的危險，每人分配了一條救生帶，每天上午集合在甲板上，由張處長偕同船長檢查一次，指示和糾正繫帶的方法，並且進入艙內，察看內務。處部直屬大隊的官兵，每晚照常開同樂晚會，歌聲洋溢震盪海面，把大家沉浸在愉悅的氣氛裏，那些法國朋友，對於我們這種精神，非常讚佩，在船樓上大鼓其掌。

第七天早上，遠遠地看到了一線海岸，山嶺起伏恍如城頭雉堞，大家都意味着富國島已臨近了。這個帶有神祕性的孤島，傳說不一，究竟是塊什麼樣的地方？馬上可以得到解答了。續航了幾個鐘頭，船已定錨，海岸邊有一片瓦房，也有帳幕，茅棚，許多小汽艇，由岸邊開來，迎接我們上坡，在樹林裏休息時，島上的華僑，男女老少，都面露笑容，前來圍觀，語言雖然不通，看他們的表情上，都十分親熱同情，這是民族意識充分的流露。

(未完待續)

王仲廉將軍著

征塵回憶

平裝本台幣二〇〇元
精裝本台幣二五〇元

中外雜誌社代售郵撥一四〇四四號